

北宋庆历七年11月，年仅27岁的王安石调任明州府鄞县的县令。赴鄞途中，路过杭州，登上飞来峰上的千寻塔，踌躇满志地写下这样的诗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少有矫世变俗之志的王安石开始踏上一条以富国强民为己任的人生道路。

你一路风尘，一路奔波，赶赴鄞县。朔风肆虐，寒气逼人，你胸怀大志，走马上任。冒严寒，履冰霜，亲自考察当地水情，向老农请教减灾的办法。当你得知鄞县并不缺水，只是苦于无水利设施，既不能蓄水，又无法排涝时，眉头紧锁，心情沉重。你跋山涉水，昼夜兼程，夜宿寺院，渴饮山泉，历尽艰辛，十几天行程数百里。“溪深树密无人处，惟有幽花度水香”，鄞县的山山水水间留下了你执着的背影和辛劳的足迹。

十年后的今天，我来到鄞县的东钱湖畔，在凉风习习、垂柳依依的暮色里寻访你当年的踪迹。于湖滨酒店，推窗眺望：青山隐隐，绿水悠悠。环湖皆山，水平如镜，山和湖相衬得恰到好处。“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宋人王观的诗句似乎是为东钱湖而写。东钱湖环湖周长45千米，湖面积有19.89

都说宁波人杰地灵。笔者以为，如果一个地方没有产生过杰出的科学家，就很难担当起这一称号。幸亏宁波出过，而且不止一个。

虞喜（281—356年），就是这样的科学家。

《晋书·虞喜传》：“虞喜，字仲宁，会稽余姚人，光禄潭之族也。”虞喜是余姚人，不过笔者以为称其为句章人更合适，因为他居住在大隐。《宝庆四明志》云：

大隐山，县南三十里。这个县南的县，明明就是慈溪县，只不过当时叫句章。

大隐与句章县治城山渡隔姚江相望。大隐为古句章的发祥地之一，因传为禹的石纽村故里，故有“夏里”之称。《四明谈助》载，大隐山本名句章，以大禹黄公居此，故称大隐。夏侯曾先《地志》认为：“大隐山口南入天台北峰，为四明东足，乃谢康乐炼药之所也。晋虞喜三召不就，遁迹此山，以为名。”我更喜欢大隐因虞喜而得名的说法。

发现了岁差是虞喜在科学上的主要成就。中国古代不重视自然科学，因此《晋书·虞喜传》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宋史·律历志》载：“虞喜云，尧时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七百余年，乃东壁中，则知每岁渐差之所至。”

与世界各国一样，古代都认为太阳绕地球环行。虞喜之前中国天文学家认为，太阳从去年冬至到今年冬至环行天空一周永相吻合。虞喜以前的学者刘歆、贾逵都发现了其实并不吻合，但他们都没有深入这个问题。

晋代有了宁波科学家虞喜，他敢于突破樊篱，不受前人观点束缚。虞喜通过对冬至恒星的中天观测，再从古代冬至点位置的，发现了太阳从当年冬至到次年冬至，并不回到原来在恒星间的位置——太阳一周天并非冬至一周岁，即“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简单地说，冬至一周岁要比太阳一周天差一小段，这个一小段是多少呢？虞喜根

据《尧典》记载“冬至日短星昴”，而当时实测冬至点在“东壁中”，即壁宿九度。从昴宿经胃宿十四度、娄宿十二度、奎宿十六度，至壁宿九度，合计退行五十多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与当时相距“二千七百余年”，由此可求得岁差值为约“五十年退一度”。虞喜得出这个结论在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他将之命名为“岁差”。

不要小看这个“五十年退一度”，它比古希腊天文家喜帕恰斯测出的每百年差一度大为准确，虽然比喜帕恰斯的发现晚了一千多年。虞喜发明了“岁差”一词，要不然，当中国人接触到古希腊的这个概念时还真不知找个什么名词呢。还在欧洲沿用每百年差一度这个数据时。我们中国，虞喜后不到一百年，南北朝祖冲之将“五十年退一度”引进《大明历》。

虞喜在科学上的成就还有他的《安天论》。汉代以来中国对宇宙的认识，就有盖天说、张衡的浑天说、郗萌的宣夜说三家。虞喜认为盖天说太粗疏；浑天说仍非至善；于是在成帝咸康中（约公元340年）贡献了这一科学著作。《安天论》：“天高穷于无穷，地深测于不测。天确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静之体。当相覆冒，方则俱方，圆则俱圆；无方圆不同之义也。其光耀布列，各自运行，犹江海之有潮汐，万品之有行藏也。”

虞喜的《安天论》既否定了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又批判了天球具有固体壳层的浑天说。他发展了宇宙无限的宣夜说。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评价“宣夜说”时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几次到过大隐，我都想过，为什么有人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岁差”？那个时代没有天文望远镜，他又如何观察到了天上繁星的位移？即使一千多年后很少有人会想到，但虞喜却看到了，想到了。

谢善实

人杰地灵说虞喜

谢善实

一种怀念

春天，大地回暖，繁花盛开，这个季节适合读些赏心悦目的诗文，品味温润美好的人和事。春天，也是一个适合生发滋养爱情故事的季节。

古代诗文中，女子多有一个瑰丽的英雄情结，而男子则更多佳人美淑的良愿。

撇开现在变异的物质和权势崇拜，古往今来，若说一个女子欣赏男子的类型，莫过于善于行侠仗义、有益国计民生的英雄气质男子。尤其是当这个男子还有脉脉柔情乍现的片刻，尤为令人动容，即所谓侠骨柔情是也。

犹如鲁迅所言，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而往往英雄者都是性情中人，也常令人热血沸腾，且柔情流漾的。翻阅史书与诗词，五代十国时期的钱镠似乎就是这样一个能令女子心旌摇曳的气质英雄。

钱镠，杭州临安人，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创建者。钱镠盐贩出身，在唐末跟随董昌镇压农民起义军，累迁至镇

海节度使，后击败董昌，逐渐占据两浙十三州，先后被中原王朝封为越王、吴王、吴越王。

钱镠在位期间，曾征用民工，修建钱塘江海塘，又在太湖流域，普造堰闸，以时蓄洪，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农业经济，两浙百姓都称其为海龙王。在封建时代的君王里，他是其中为数不多的做到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

由于吴越国力弱小，又与邻近的吴、闽政权不和，只得依靠中原王朝，不断遣使进贡以求庇护。后唐明宗时，钱镠因惹怒枢密使安重诲，被削去官职。在位四十一年，庙号太祖，谥号武肅王，葬于安国县衣锦乡茅山。

钱镠的主要成就是建立了吴越国、割据两浙，实行保境安民政策，内征赋税外纳贡，繁荣吴越经济、发展钱塘，使得吴越成为乱世中的“乐土”，杭州也成为“人间天堂”。《吴越备史》对

钱镠评价非常高：“王少时，倜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深远……故八辅地图，三授天册，总四海之戎柄，为一人之父师，威名赫然，霸业隆矣。然后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文台崛起于江东，玄德雄据于巴

层的浑天说。他发展了宇宙无限的宣夜说。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李约瑟博士，评价“宣夜说”时说：“这是宇宙观的开明进步，同希腊的任何说法相比，都毫不逊色。”

几次到过大隐，我都想过，为什么有人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岁差”？那个时代没有天文望远镜，他又如何观察到了天上繁星的位移？即使一千多年后很少有人会想到，但虞喜却看到了，想到了。

陈继武 绘

青藏高原 (油画)

钱镠评价非常高：“王少时，倜傥有大度，志气雄杰，机谋深远……故八辅地图，三授天册，总四海之戎柄，为一人之父师，威名赫然，霸业隆矣。然后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文台崛起于江东，玄德雄据于巴

图治，深入鄞县各处作实地调查。鄞县东面的穿山半岛临海，当地百姓深受海潮侵袭之苦。你毅然带领百姓们主持修建全长15公里的堤塘，自孔墅岭下河头焦起，经石漱折向霞浦，最后到穿山海塘，人们称之为“荆公堤”或“王公塘”。这堤塘的建成有力阻止海

浪侵袭，更好地保护农田庄稼。这堤塘至明清时成了官道，后来大部分塘基渐渐演变成民国时期宁穿公路大碶至穿山段路基，也就是如今329国道的前身。

你又带领百姓在穿山半岛凿山为

堤，修建穿山碶。“于堤西石岩，凿三窍为碶，阔三丈六尺，高三丈”，穿山

碶建成后，如有海潮来袭，可通过碶闸控制潮水，从此穿山半島上的芦江河逐渐成了淡水河，养育着河流两岸许多鲜活的生命。今天北仑穿山碶原址新建王安石穿山碶纪念碑亭。亭檐上方挂匾“海晏河清”与“芦江锁钥”八个大字在黎明的曙光中熠熠生辉；亭中石柱镌刻“任尔滔滔滚滚，安石堪挡；保其太平，穿石以通”和“扼秀芦江无双钥，穿山碶第一碶”两幅楹联。千百年来百姓们对你的感念倾注在这些挂匾和楹联的文字中，纵观历史，历代为官者中，能如此深受百姓爱戴和追念的父母官是不多的。

三年来治理鄞县的实践为你日后变法改革、大展宏图积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可以说，鄞县是你人生大梦想启程的地方。

你是个孤独的政治家，不拘小节、个性倔强，生前不被人理解，争议诟病从未间断。然而你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政治理想。你胸怀天下，注定肩负起北宋王朝那场震撼人心的政治理想的历史使命。有人言你性格怪异无情，那是真正懂你的人太少，太少。其实你有着比普通更炽烈的深情，你对女儿、你对百姓、你对鄞县的这片山水，始终充满无

限眷恋之情。

女儿出生时，住宅旁的木槿花正粲然绽放，你为爱女取名“王董”，小名唤作“鄞女”。你天天忙于鄞县各地水利建设等繁杂的公务，没有闲暇陪伴女儿。一年后爱女因病夭折，你呆呆地望着女儿如花的生命瞬间凋零，你默默转身、拭泪，黯然神伤……泪光里总浮现女儿绕膝学步的身影和牙牙学语的童真，聪慧的“鄞女”曾给你带来多少生命的亲切和欢乐！你心里充满自责和怜爱，亲手把她埋葬在鄞县的青山绿水之间。小小的“鄞女”就永远成了鄞县百姓的女儿。三年后，你告别鄞县前夜，划一叶扁舟来与女儿诀别：“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东西。”

辞别了心爱的女儿，也辞别了鄞县的山水。“最思南山春树蔼，更忆东湖秋水波”，你期待再回鄞县的土地，然而始终未能如愿。

离别鄞县时，你登上城楼，临风远望，“越山长青水长白，越人长家山水国。可怜客子无定宅，一梦三年今复北。”山清水秀的东海之滨也曾是你的家园，就这样，鄞县的山山水水从此永远在你心底。

的喝的，都一律难得糊涂。因为他们在乎的是面子，谁也不想撕破它。

既然你如此“吃”面子，逐利者何不拿面子玩玩你？

高档红酒如此，普通红酒也如此。在西班牙访问一家华文报纸时，一位考察过中欧红酒贸易的总编告诉我，在西班牙，他们以1欧元一瓶的价格从酒庄进到品质不错的当年产普通红酒，到中国上岸后，摊上全部费用不会超过3欧元一瓶，但这酒到消费者手里，就要一二百元人民币了，也就是说至少要10多欧元。业内人士的披露也证实了这点：一瓶折合人民币20元的法国波尔多地区普通红葡萄酒，到中国大陆后，就成了身价上千的高档红酒。其

路径是：加运费税款后成本为三四十元，代理商薄利多销加五六成价出货，进入超市后会翻一倍到了百余元以上。进了星级饭店，翻上两番也属正常。而到了夜店，就更是笔糊涂账啦。

还有玩得更“高明”的。2009年，一瓶1945年产的红酒以200万元的高价被广州一家公司拍得。这瓶酒凭什么“红”得值此天价？有专业人士“解疑释惑”：这瓶酒产于二次大战胜利之年，是见证了二次大战的“和平守护神”，所以它拥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无法估量的“历史价值”。一瓶红酒到了夜店，就更是一笔糊涂账啦。

拉菲被我们结结实实地炒红了，法国的“五大名庄”、“八大名庄”也被炒红了，甚至还炒出了个世界“百大名庄”概念，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反正添的是我们国人的柴，红的是洋人的酒。连法国人都自叹不如了：你们比我们还痴恋红酒！既如此，连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智利这样的红酒暴发户，也都眼红了，争先恐后“风风火火闯九州”来了。

酒之邪乎，实则是人的邪乎。我们何时不再邪乎？

就在搁笔之时，喜闻海关发布消息，2013年我国进口葡萄酒总量比上年下降4.46%。据本人所知，这是近几年来的首次下降，并且本人预计2014年仍有可能继续下降。什么原因？你懂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